



# 历史的足迹

王世敬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 历史的足迹

王世敬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足迹 / 王世敬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80764-823-9

I. ①历…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5698 号

## 历史的足迹

王世敬 著

责任编辑 虎雅琼 田 燕 向红伟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mailto: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1966 印数 3000 册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4-823-9/G·170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言

Xu Yan

王世敬先生是一位善于思考和勤于动手的科学家。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特殊津贴，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奖励。王世敬先生不仅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论文，而且还写成了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深思的书——《历史的足迹》。从书中可以看到一位科学家、知识分子的缩影，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的全国第一次高考。1978年6月，我以“走读生”的名义（实际上，宁夏农学院有住宿条件，并没有“走读”）被录取到宁夏农学院农学系，学习的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栽培专业。王世敬先生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传授小麦栽培学。“文革”后的大学里“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气氛非常浓。1978年3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一次久违的盛会。随着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提出，被长期扭曲的“科学”终于回归本来面目，“科学”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就是这样的一次空前的盛会，王世敬先生出席了，并且在这次大会上接受了奖励。王世敬先生治学严谨，业务工作和行政领导能力都很强，为人正派、谦和，加上出席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获奖，王世敬先生始终是同学们关注的目标。记得在大一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教授、著名的小麦专家余松烈院士来宁夏农学院作学术报告，当时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们听不懂余教授的福建话。就在这时，王世敬先

生主动走到讲台,充当了一个“助教”的角色,不时用粉笔将一些关键词、重点话语写在黑板上,解决了大家的难题。当时就发现,王世敬先生不但能听懂福建方言,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书写流畅,速度很快。

1982年1月,我被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主要从事小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宁夏农学院的对面,经常有机会和王世敬先生见面,向老师汇报研究工作进展,聆听先生的教诲。王世敬先生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受益匪浅。

王世敬先生很有语言天赋,他的英语水平很高,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出国访问,与国外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并做兼职翻译。1987年王世敬先生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我是1988年4月到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记得我刚到美国,导师的秘书就给我送来了王世敬先生从加拿大寄来的信。这是我到美国后收到的第一封信,当时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读过先生的力作《历史的足迹》之后,让人有一种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感觉,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会促使后人不断进取。我仿佛听到了先生的心声,看到了先生老骥伏枥的身影。王世敬先生是我三十年前的先生,现在还是我的先生,将来更是我的先生。就让我以此作为《历史的足迹》的序言。

袁汉民

2012年3月30日

# 自序

Zi Xu

人生如旅。我写下了自己一生旅途的足迹。

个人之旅也是历史,而且更接近真实。

我写了自己,写了我的家庭,包括我出生的家庭以及成人之后所组建的新家庭。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它虽细小,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发展的一些信息。

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的家庭的变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我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坎坎坷坷,曲曲弯弯,却一直向前;我们的国家不也是这样吗?她几度迂回,历尽艰险,曾濒临绝境,又浴火重生,走向光明。

我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童年时代,我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曾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三年之久。我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疯狂杀戮、掠夺等滔天罪行,见证了日本鬼子投降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我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经历了她逐渐成长、曲折向前的历程,我把这个历程划分为恢复初创、混沌摸索、改革开放和开始崛起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已度过的这近80个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动荡转折时期。由风雨如晦而朗日晴空,面临深渊又绝处逢生,低转迂回又乘风破浪,万马齐喑又洪涛激荡。这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就是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卷,或置于世界史册之中,也是特征鲜明突出、值得大书特书的。不到一个世纪,却似乎跨过了几个世纪的路!

而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使平凡人的一生,也都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都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

我把自己、自己的家庭作为一个典型,让它像一滴水映照出太阳的色彩,像一片云承载万千的气象;让它反映社会的沧桑巨变,历史车轮的前进辙印;让它镌刻昨天的艰辛,衬托今天的幸福;反思曾经的鲁莽,企求现时的理性;道出人生的暂短,诠释历史的永恒!

我出生于农民之家,是国家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当我在山东省走过曲折成材之路,即将迈向工作岗位时,由于时代激浪的冲击,我像一粒种子飘落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大西北日烈、风高、水咸、土碱;大西北遥远、荒凉、闭塞、落后。但我落地生根,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如今,无论是面容貌相,还是人情世故、风俗习惯,我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大西北人。我在这里享受过作为大学教师的荣耀,也深受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箍儿的禁锢之苦;我经历了荒唐年代和疯狂岁月,所幸自己没有荒唐,没有疯狂;我饱受生活的困苦,却“居贫苦而志不倦”,仍挺直了腰,迈着前进的步伐。痛苦的磨炼使我真正体味到生活的真谛和幸福的来之不易。我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或伏案于灯下,或站立于讲堂,或实验于田间。施教、科研、业务与行政工作挑于双肩,乐中有苦,苦中有甜,在乐与苦中成就了事业,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在我身上有着许多痛苦磨难的印记,头顶上也绕着一些令人称羡的光环——我出席过1978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并受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特殊津贴,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奖励。

与动荡年代里那些起伏跌宕、历尽艰险的人相比,我算一生平淡,没有大起大落。例如,我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有的运动也触及了我,或捉弄、或迫害了我,所幸我都没有深陷绝境。我这平淡的人生,正是大多数同时代人、特别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写照。他们看了这本书,定会感同身受、倍感亲切;至于下辈人看了,也许会难以置信,但至少可以从中受到启迪。

当然,我写这本书不只是为了记录时代的变迁,印证社会的发展,诠释历史的永恒,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对祖国、对家乡、对人生的深重感情。人生一世,并非大千世界的匆匆过客。人在沧海桑田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在自己的灵魂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在美好的桑榆暮景里,借助自己积累的记载,敲击脑海里记忆的键盘,印出自己的足迹,写下这些记忆,借以表达我对祖国绵绵无尽的热爱,对山东故乡梦牵魂绕的思念,对第二故乡大西北美好明天的憧憬,对家乡亲人幽思难忘的挂牵,以及对人生风景难舍难离的留恋。

需要说明的是,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既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也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只是一介平民。我看过大人物的传记或回忆录,大都是写他们的伟大和英明,写他们怎样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平民是渺小的,但平民的经历可以印证时代的变迁,记述历史的真实。平民原本平凡,勿需拔高自己。何况,我已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虽谈不上人生的成熟,但沧桑岁月、丰实阅历却为我增添了几分深沉,些许睿智。我能冷静、客观、理性地看待我经历的一切,并写了下来。不法前人,自成一体;不事渲染,只求真实;不图虚名,超越自己。

能写成此书,要感谢我妻子的鼓励和帮助。她对全书的宗旨和立意提出很好的见解,并对书稿字斟句酌,精心修改。此书也记载了我们在人生路上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相互偎依的情愫,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历程的最好印记和留念。

# 目录

Mu Lu

---

序 言

---

自 序

---

## 第一编 成长

### 第一章 生逢乱世

1. 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 003
2. 封建社会对我家的迫害 ..... 006
3. 我家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典型 ..... 011
4. 日本侵略者留在我心灵上的烙印 ..... 017
5. 我家是中农成分 ..... 020

### 第二章 求学路上

1. 童真无邪——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 023
2. 寒窗苦读——不知疲倦的日子里 ..... 029
3. 快活三里——攀登路上一段惬意的憩息 ..... 036

### 第三章 峥嵘岁月

1. 昂扬新生活 ..... 042

- 2. 逃不脱汹涌的旋涡 ..... 048
- 3. 我所亲历的放稻麦“高产卫星” ..... 051
- 4. 在疯狂年月里,谁都无法逃脱 ..... 055
- 5. 大学“跃进”到农村去 ..... 057
- 6. 名不正的下放劳动 ..... 060

#### 第四章 灾难深重

- 1. 初尝“大跃进”的苦果 ..... 067
- 2. 母亲的去世——代表千千万万 ..... 075
- 3. 我的家乡——中国的一个缩影 ..... 077
- 4. 我的父亲——怀着生的希望驾鹤西去 ..... 080
- 5. 人生的挫折,我只能面对 ..... 084
- 6. 到边疆——是志愿,更是命运 ..... 089

---

## 第二编 为国效力

#### 第五章 一颗飘落在黄土高原的种子

- 1. 乘风而上 ..... 097
- 2. 落地生根 ..... 101
- 3. 以苦为乐,事业至上 ..... 106
- 4. 让我植根生长的黄土地 ..... 109

#### 第六章 “文革”的瞎折腾耽误了我的宝贵青春

- 1. 风云变幻,暗流涌动 ..... 117
- 2. 刻骨铭心的阶级斗争之害 ..... 120
- 3. 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了农村干部 ..... 124
- 4. 黄金年龄,黄金时光,都被“文革”折腾完了 ..... 127
- 5. 洪涛激荡中难有温馨港湾 ..... 132
- 6. “文革”的折腾与生活的苦 ..... 139

## 第七章 回归路上

1. 秋叶初红 ..... 144
2. 冬日霜花 ..... 149
3. 科学的春天 ..... 153
4. 早春的寒流 ..... 158

## 第八章 康庄大道

1. 真正的春天 ..... 169
2. 双肩挑 ..... 175
3. 初出国门 ..... 182
4. 再扩视野 ..... 186
5. 初识“地球村” ..... 191
6. 再上台阶 ..... 196
7. 急流勇退 ..... 201

---

## 第三编 晚霞漫天

### 第九章 走向超脱

1. 再访美国 ..... 211
2. 爱是人生永恒的主题、永恒的动力 ..... 217
3. 余烬烧“红薯” ..... 223
4. 我的农民情结 ..... 229
5. 我的富有 ..... 234
6. 走向超脱 ..... 241

---

## 后记

# 历史的足迹 Li Shi De Zu Ji

| 第一编 |

成 长



# 第一章 生逢乱世

## 1. 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我出生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

如果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算起,到1945年蹂躏中国长达十余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屈辱和苦难。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的年代)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时,中国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动了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之后,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占领。

1935年9月20日,我来到了这个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人间。战乱、贫困、流离和饥饿像病魔般侵扰着整个中国,中国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濒临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山东的胶东半岛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是在日本鬼子全面占领胶东半岛之前,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火尚未烧到胶东的年代里,我有幸在这暂时的“避风港”里出生,并在家庭的荫庇下,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段童年时期。

我出生于莱阳县院里乡院里村(今莱西市日庄镇院里村)。院里村地处莱阳

县最西边的小沽河畔。小沽河的西面就是平度县。我外祖母家就在小沽河西岸平度县的孟格庄村。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区，院里村却位于难得的小沽河畔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林木茂密，庄稼长得好，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我村向东约 10 里就进入了丘陵区，那里的农田是山冈薄地；向西北约 20 里，是位于平度县和莱阳县交界地区的一抹青山，虽谈不上挺拔巍峨，却也蜿蜒秀丽。每到夏天，村里的小姑娘成群结伙，黎明出发进山，傍晚时每人都能采回两篮子鲜蘑菇。这青山是小沽河的源泉，小沽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和惊险的记忆。河并不宽，深只没膝，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戏游的小鱼儿闪耀着鳞光；两岸的沙滩洁净而明亮；沙滩再上面是一带茅草和芦苇，沿河逶迤向远方。街坊上与我同龄的五六个男孩每年夏天几乎天天中午去河里洗澡玩耍。可到了秋雨季节，她一改恬静秀美的姿容，很多次，汹涌的山洪奔腾叫嚣，冲上河岸，淹没庄稼，涌向村庄。有一天夜里，我父亲猛然惊醒，推我快起，我下炕时，地上积满了水，鞋子像小船一样漂走了。

那时，县里的交通十分闭塞。我家离莱阳县城 90 华里（离现莱西县城 50 华里），是县里最偏僻的地方。古语道：“山高皇帝远”，我大哥说他从未见过县里的官儿们来过我村，更不用说省里的。但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那一带就有八路军出没。那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多在偏远地区或山里活动。我的一位堂哥（我三叔的儿子，比我约大 20 岁）是保长，可是他既不逼粮催款，也不欺压百姓，经常关严了街门，在他家前排的三间草房里，地上铺一厚层麦草，领着七八个壮男子摸爬滚打，使的是刀、枪、剑、叠鞭等兵器。我经常爬在窗户外偷看，觉得他们功夫好生了得。后来听我大哥说，我这位堂哥名义上是保长，实际是地下共产党，只可惜后来病死了。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是木匠世家。祖父秉承曾祖父的木匠职业，挣下了不小的一份家业，土地几十亩，房子十几间。我父辈兄弟三人，父亲跟祖父做木匠，二叔掌管种地，家中不愁吃穿，还有手艺挣钱花，是个自给自足的殷实农家。我是家中的老小，未曾见过祖父。到我记事时，父亲和两位叔父已分家多年，三叔也已去世。我三叔家在南菜园旁，有两排六间房子。我家与二叔家大门紧挨，并排于正街之上。我二叔家两排房子，前排是草房，后排是瓦房。我家有三排房子，前

排草房与二叔家并列,后两排是瓦房。两家草房之后是相对的两个大院,中间一墙相隔,不仅鸡犬之声相闻,两家隔墙说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把这个院称为前院,院的東西各有厢房。东厢房是磨房和畜圈,除了一盘石磨,还能容下两头大家畜;西厢房可以住人;中间就是所谓的“天井”,是人们往来行走和小孩子;玩耍之处,夏天的晚饭有时也在这里吃。我家比二叔家多了一排瓦房,所以在第二、三排房之间有个后院。后院的东边是一个大的花生墩子,秋收后里面装满了带壳的花生。上面用草苫盖着。我家一年到头的食油,就是用这些花生去村里油房榨的或交换的,我和三哥也常掀起草苫从墩子里抓上两把花生剥皮即吃,充作零食。西边是地瓜干墩子,里面长年装着生地瓜干——主要是用来喂猪或做酒的。秋收后,把一穗穗的玉米棒子剥成长辫,围着中间竖起的一根木柱缠绕成一个玉米垛,也在后院里。前院和后院还各有一个猪圈,每圈长年都有一两头猪。

父亲与二叔原本是亲密兄弟,但在二叔成家之后却日渐疏远。这源于二叔的婚姻。二叔是兔唇(农村里称“破唇”,上嘴唇中间有一个豁口)。那时的农村,相亲也很讲相貌,他虽身体好,人厚道,精于种庄稼等所有农活,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总因相貌的原因,单身独户等到30多岁,还没说上个媳妇。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去相邻8里地的瓦庄村抢了一个小寡妇。这种抢亲,绝不能在白天,一定要在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进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八抬大轿的风风光光,胡乱用麻绳束缚了她的手脚,再绑在手推独轮车上,推回家就是。她会因突如其来而受到惊吓,但到定了神之后,或许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小寡妇,就算再年轻,甚至美若天仙,也是很难改嫁的。当了寡妇,就名声扫地,人人都说是“妨男的”。按封建礼教,“一妇不事二夫”,寡妇改嫁是有罪的。偷偷地(有时也会两家事先串通好)抢亲,抢亲时两家或真或假地对抗一阵子,寡妇挣扎、甚至寻死寻活一阵子,常是表演给世人看的,借以掩盖寡妇改嫁之罪。实际上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抗争,是人性化的一种进步。果然,到我记事时,二叔和二婶日子过得挺好,二叔天天乐哈哈地种地,二婶吃得又白又胖地操持着家务。但他们家的大问题是无后,天天盼着生个儿子,就是生不出来。我两家关系疏远后,我二嫂曾背地里说过我二婶一句:“这个贫寡妇,在那家妨男人,到

这里又绝后人。”不过,我两家关系的疏远还不是因为二婶不会生孩子,而是因为二婶为我大哥拉就的婚事。

## 2. 封建社会对我家的迫害

我父母共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到我记事时,最年长的大姐(大我 18 岁)已经嫁人,我大哥(大我 16 岁)和二哥也都娶了媳妇。那时的胶东农家,时兴娶大龄媳妇,理由是进门就是好劳力。我大哥 15 岁时娶了个大他四岁的媳妇。遗憾的是我这大嫂不但不能干活,还是个病秧子。相貌平平,又瘦又小,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就是哼哼唧唧。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照看我,背着我上街玩,因为她进我家门时,我才一岁。人们都说“长嫂若母”,不想她这病秧子竟对我“若母”了。但她对于我们家,不能帮忙,反而添乱,病得连孩子也不能生。作为我家的长门长媳,这本应使她在家中 and 邻里之间失去颜面,地位低下,抬不起头来,但她还挺厉害,动不动使性子,张口骂人,还常对我母亲顶嘴。我家为了给她治病,方圆几十里,凡能请到的看病先生都请遍了,还用遍了各种偏方和秘笈,都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后来才明白了,我家是上当受骗了。她得的不是一般的病,是叫做鼠疫的很厉害的传染病。她出嫁时已重病在身。因为这门亲事是二婶做的媒。她是大嫂家的远房亲戚,她明知大嫂是个扶不起来、嫁不出去的病秧子,却为了讨好我大嫂的娘家,到我家花言巧语,说大嫂没病没殃,长得俊气,还有一手好针线,家中活计无一不能,等等。那时农村的结亲不像现在,大多数夫妻在结婚前从未见过面,全凭媒婆一张嘴介绍双方的情况,等大花轿把新娘子抬到家,拜完天地进了洞房,揭开盖头才第一次见面,是俊是丑,是香是辣,就是她了。如果媳妇又丑又傻,或者德行不好,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便“休”了她。大嫂因是我二婶做的媒,我家又太厚道,总盼能把她的病治好,所以没想要休她。但大哥是我家长子,长子无后,是大不幸。到我二嫂接连生了两女一男时,她还没有动静,我家彻底失望了,并由此对二婶逐渐反感起来。二婶也知道她给我家闯了大祸,在我家总是鬼鬼祟祟、皮笑肉不笑的。她很少敢来我家,来也得不到好脸。